



贝尔纳·弗孔 倖存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贝尔纳·弗孔

倖存者

(法) 阿奈尔·皮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倖存者 : 汉英对照 / (法) 阿奈尔·皮亚著 ; (法)
贝尔纳·弗孔摄.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1

ISBN 978-7-5502-9211-6

I . ①倖… II . ①阿… ②贝… III. ①摄影集—法国
—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144号

倖存者by Bernard Faucon&Anaël Pigeat

© Bernard Faucon&Anaël Pigea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2016 Beijing Artron Visual Art Book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6-8308

书 名：倖存者
作 者：(法) 贝尔纳·弗孔&(法) 阿奈尔·皮亚
出 品 人：唐学雷
平面设计：(法) Loïc Le Gall
出版策划：钟维兴 张 东
责任编辑：丰雪飞 谢晗曦
特邀编辑：王光灿 陈 俊
翻 译：陈 阳
出 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邮 编：100088
发 行：北京雅昌艺术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 mm 1/20
印 张：15
版 次：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2-9211-6
定 价：1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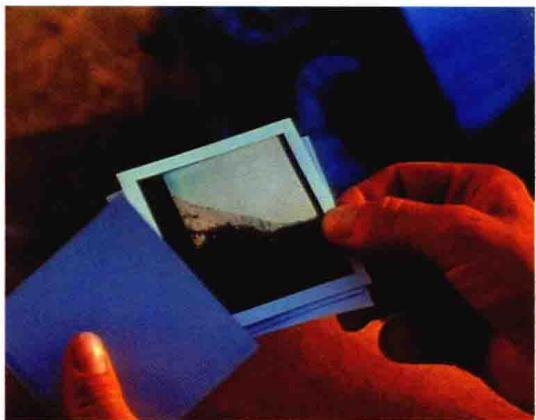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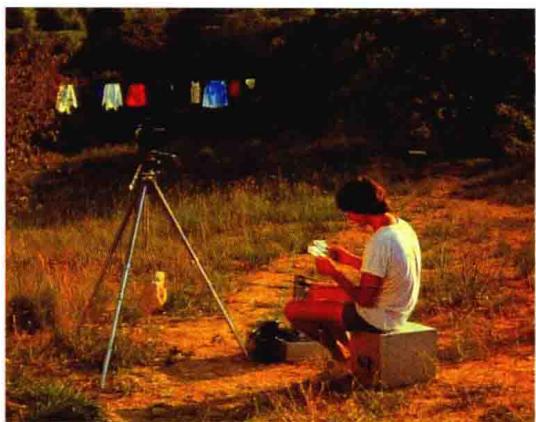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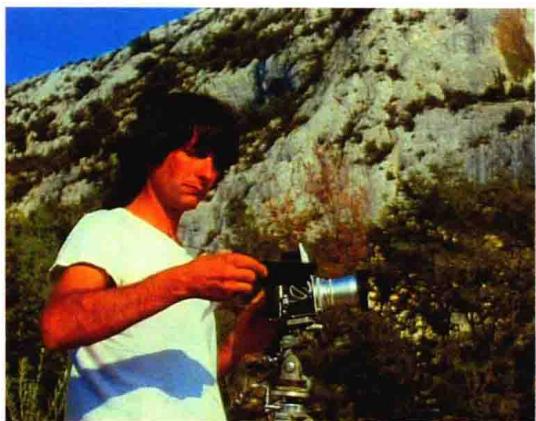
贝尔纳·弗孔

倖存者

(法) 阿奈尔·皮亚 著

贝尔纳·弗孔

倖存者



让·克劳德·拉里约导演作品《贝尔纳·弗孔》影片截图，1986

Film stills from the movie Bernard Faucon, by Jean-Claude Larrieu, 1986

编辑手记

法国摄影家弗孔先生这本特殊的摄影作品集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成都的摄影家钟维兴先生。

今年春天，我因为工作关系去成都出差，有缘见到了钟维兴先生收藏的弗孔的宝丽来作品，意外得知这些难得一见的作品竟然来自弗孔本人的馈赠。在惊喜之余，就和同行的高波先生，也是弗孔26年前在巴黎的邻居，当即商量出版的可能性。在本书确定出版，进入编辑之后，我又有幸听钟维兴先生详细讲述了弗孔先生赠与他这些珍贵作品的经过。

他讲述中的弗孔先生，是我们这些热爱弗孔的人并不陌生的，敏感、真诚、孩子气，而又内心炽热。在面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摄影家和收藏家时，大概是有种超出了理解欣赏之外的情感打动了他。隔日，在回访的客人告辞时，他转身上楼，捧下来一卷大概是早已备好的礼物，也即我们本书的绝大部分作品。书中收录的其余的同类作品，则是弗孔已经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为了本书出版的完整性，他又慷慨地将这些

作品借给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我们只有怀着欣喜和敬意，将这些世人未曾得见的作品以出版的形式呈现给大众，使更多热爱弗孔的人能够看到这部独特的摄影集，而这，也正是接受弗孔先生作品馈赠的钟维兴先生的初衷。

就这样，出于一种似乎如此轻松而又奇妙的缘分，这些珍贵的作品来到了中国。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弗孔，我们曾如此迷恋他日复一日编织的瑰丽而短暂的梦想，童年夏日的嘉年华，令人忘记性别的美少年，无声吹拂着往日气息的爱之屋，写在风景和身体上的文字……太多令人目眩神迷的画面，像是一个个开关，我们借此走进内心深处已经沉睡多年、未经触碰的区域，去重温那些似乎从未发生过而又无比熟悉的欢乐和盛宴，体会那些混合了恐惧和甜蜜，使我之为我的感情的复杂性。正如中国的哲人钱穆所说的，“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或可为弗孔的作品做一注脚。而弗孔也像许多本身就是学哲学或文学出身的法国艺术家一样，热爱文学和哲学，自然，这些也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中。总之，在我的眼里，他的才华像是无穷无尽的。然而，忠于自己的艺术直觉的他，终于厌倦了这一切，放弃摄影转而投入“素食烹饪术”及其食谱的编撰，今年他又开始了一项用摄像机在世界各地拍摄的创作计划——一项庞大的类似自传体式的录像作品，也可以被看作弗孔的再次启程，对自我与世界继续他的无穷探索。

这本书与我们熟悉的弗孔作品略有不同的是，在艺术家这些导演脚本式的作品里，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弗孔的创作如何以宝丽来照片独有的色调来呈现，还可以回到艺术家昔日那些造梦的现场，看到我们熟知的作品处于未完成时，或者等待发生时所蕴藏的可能性和丰富性。与正式发表的摄影作品中那些明亮夺目的场景相比，我们仿佛能在这一组组作品中，看到时间突破了凝固在照片中的永恒瞬间的界限，向四周蔓延开来，那是一个更大更不可知的世界。

王光灿

2016年8月22日于北京

倖存者

如果说，考古发掘也是一种需要想象力的“发明创造”，那么钟维兴先生无疑是这些充满戏剧感的宝丽来照片的“发现者”！

→ 英文版参见 p. 271

贝尔纳·弗孔

五月的一个午后，我们在贝尔纳·弗孔家中重聚，讨论一箱被遗忘的宝丽来照片将何去何从。弗孔那天早晨刚从亚洲旅行归来，行李箱里装满了集市上淘来的各色各样的宝贝，还有芒果、椰奶糯米糕，等等。他用这些糕点为我们准备了一顿精美的下午茶，呈在大木桌上，还仔细给水果剥了皮，沏上了红茶。墙壁上装饰着几幅普罗旺斯的照片，窗边挂着一个造型奇特的青绿色尼龙鱼篓，还有一面宽大的古巴国旗被当作挂毯铺在墙上，无意中为这批重见天日的照片充当了绝佳的故事背景：世界的各个角落，以莫名的异域风情之感，就这样汇聚在巴黎的中心。席间，艺术家高波首先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不久前，高波先生曾与钟维兴先生一起登门拜访弗孔。钟维兴先生为摄影艺术提供资助，希望能看一看弗孔此前未曾发表的作品。第一次拜访后，二人在附近的酒店入住，第二天又来了一次。两次拜访之间，贝尔纳在卧室里发现了一个旧报纸包裹，捆扎包裹的橡皮筋已经发黄陈旧。拆开包裹，里面散落着杂乱的宝丽来照片，各种取景试拍，它们是在时光流逝中幸存下来的片段，是忘记清除的隐秘记忆，与之相伴的还有摄影创作中不为人知的趣事。这样的照片还有很多很多。当年，弗孔总会销毁这些照片，就像毁掉为拍摄精心搭建的布景一样。在按下快门的神奇瞬间之后，一切都要摧毁，销毁已经丧失意义的堆砌，抹去构筑影像的枯燥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让这一批宝丽来照片得以幸存呢？或许是一时疏忽，或许是一念之差，抑或是为了留作纪念。

回到中国后，高波和钟维兴先生将这些照片装裱起来，仔细研究了这批照片不同寻常的特质。在我们的一次闲聊中，弗孔将这批照片称之为“拍摄中的灵光一闪”。它们几乎涵盖了弗孔所有的创作时期，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却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随意性和碎片化的气质。不久之后，高波读到了安德列·塔可夫斯基的作品集《世上的光》，书中收录了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拍摄的宝丽来影像，于是他建议弗孔，不妨也为这些失而复得的照片出一本书。

正方形画幅

正方形画幅是这些宝丽来照片的第一大特色。对贝尔纳·弗孔而言，正方形是最原始的选择。他的第一台相机便是正方形画幅的索姆Semflex，在摄影生涯中，他始终对这一特色忠贞不渝：“正方形画幅堪称构图取景的不二之选：它能够表现出一种循环性和流动性，这是长方形画幅所不具备的——长方形画幅擅长捕捉，更适合新闻记者。长方形画幅是框取景物，而正方形画幅却能让景物主动进入框中。”

后来，为了增强影像的表现力，弗孔购买了一台50mm镜头的二手哈苏相机，改变了拍摄技巧——这是他从此一直保持的另一大特色。他对很多细节都始终如一，从未改变，比如一直使用从阿普特小镇的零售商手里买到的爱克塔克罗姆反转片，正是这种胶片让他的摄影作品总是呈现出淡淡泛蓝的色调。时常有人建议他换用别的底片，但他最后总会回归爱克塔克罗姆反转片。他强调：“不想做技术的奴隶，那就不要在技术中挑花了眼。”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已经工作一两年的弗孔才接触到宝丽来。这不是那种我

们小时候拍着玩的小相机，而是装配在哈苏相机上的宝丽来后背。这样，在长方形的宝丽来胶片上曝光的就是6cm×6cm的正方形画面。这一技术当时已经在时尚界的职业摄影师中广泛普及。

快 捷

1986年，让-克劳德·拉里约（Jean-Claude Larrieu）的短片《贝尔纳·弗孔》记录下了《悬崖》的拍摄过程，这是《悠长假期》系列（1976-1981）中的一幅作品。贝尔纳·弗孔和两个年轻男孩一起，背着沉重的容器，走在阿普特的小山坡上，走在烈日炎炎之下。搭建布景的工作用繁重来形容毫不为过。一切都只为追求那完美的一瞬间。其中一个男孩用喷枪画出各种水果。贝尔纳·弗孔静静地站在三脚架后面，按下快门，抽出宝丽来照片，有趣的是，他会把照片夹在胳膊下面稍等一会儿，在体温的作用下，显影会更快一些。

在我们度假时拍摄的照片中，宝丽来因为能够即时显影而别具魅力，但是在弗孔眼中，这一神奇特质的局限性也很快暴露出来。1979年，弗孔对于如此迅速的显影大为惊讶，但是影像呈现的品质却并不那么理想。商店里胶卷经常断货。照片拍坏的几率很高。而且，那时摄影甚至能让人倾家荡产。

虽然这位自称苦恼于缺少素描天分的艺术家，可以借助宝丽来构思草图。但这一媒介也有其枯燥无味之处。宝丽来照片虽然和素描构图一样快捷，但却没有那么简单。

“我最终放弃了宝丽来照片，完全不觉得它有什么魅力，我对它没兴趣。不过我承认，宝丽来摄影对于场景框架的确定，以及之后阶段拍摄对象的布局都很有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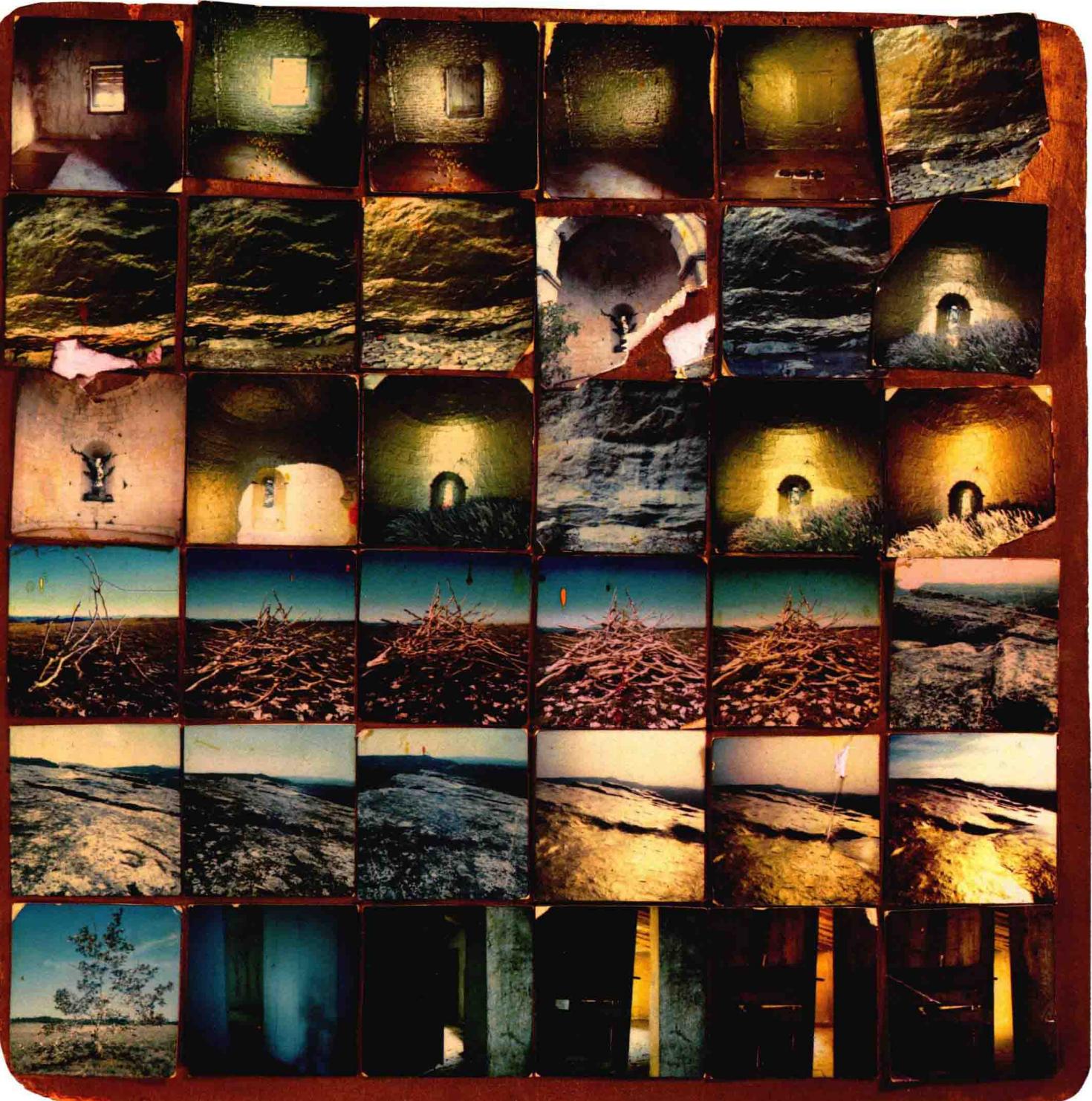
因此，用宝丽来——当时常被称作“宝来”（polar）——显得有点学生气。贝尔纳·弗孔从来没有觉得宝丽来让他获得了任何形式的自由，只是帮助他确定了影像的边缘和界限而已；宝丽来本身并不具备创造性，只是一种能仔细审视各个细节、确保拍

摄方向的方式而已。

不过，弗孔也谈到，时至今日，当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影像的早期原创性时，就会像欣赏银版摄影作品一样，心中充满了感动。人们度假时拍摄的宝丽来相片背后通常还残留着感光材料，但是在弗孔拍摄的照片上只有经过完全感光的材料，影像因此更加稳定。照片上仍然存在瑕疵，但影像恰恰因此获得了一种惊人的绘画质感。微小的斑点、明胶留下的毛边和画面轻微的撕裂感，都生动地保留了现实的痕迹。

给 Mady 的礼物
宝丽来作品，1995

Gift for Mady, composition
of polaroids, 1995



1. 人偶与影像